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

东方奇迹

洪荒崛起辉煌的圣地

宫 柯◎著



追昔石油崛起的铿锵步履
感悟历史尘封的创业英魂

石油工业出版社

东方奇迹

洪荒崛起辉煌的圣地

宫 柯◎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奇迹：洪荒崛起辉煌的圣地 / 宫柯著.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21-8297-7

I . 东…

II . 宫…

III .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9153 号

东方奇迹：洪荒崛起辉煌的圣地

宫柯 著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 址：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010) 64523616

营销部：(010) 64523603 6425297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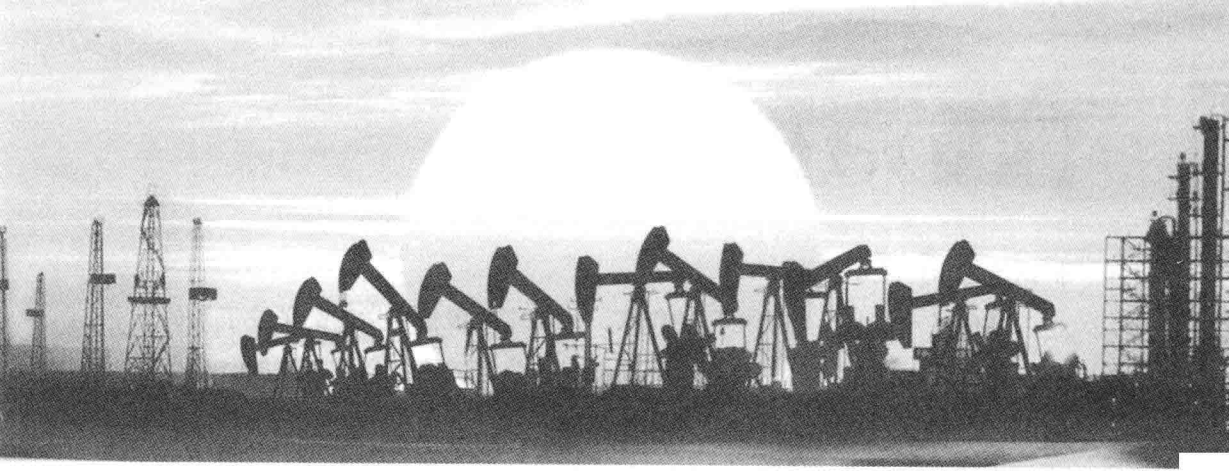
710×1000 毫米 开本：1/16 印张：15.75

字数：206 千字

定价：32.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一座城市永恒的光芒

宫柯的名字，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是响亮的。他是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大庆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经荣获两届中华铁人文学奖中的报告文学奖，是大庆市著名的石油作家之一。2010年，初冬的大庆异常温暖，对大庆的文学来说，一个忙碌而完整的四季即将过去，丰盈的创作果实让我们分享着真诚的喜悦，此际收到宫柯的报告文学集《东方奇迹——洪荒崛起辉煌的圣地》书稿，无疑再次为这份丰盈增添了分量。

一直以来，我对石油文学作品当中的报告文学是偏爱的，不仅仅因为它有宏大舒展的叙事结构，鲜明嘹亮的主旋律，更是因为反映大庆的报告文学书写着我们脚下的这座因油而生的城市。这些作品完整地塑造和涵养着石油背景下的文学生态元素，一代人又一代人经历过它，吮吸着它，同时也在遗忘着它。时间是无情的雕塑家，更是最好的麻醉师，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去尝试一种拯救，捡拾以往的经历，复苏被遗忘的历史，延续它留给后人应有的道德焦虑，成为深切关照我们内心深处不朽的精神坐标，这样我们就牢牢地把这座城市文学的根脉留在了心底。一群石油作家正默默地笔耕不辍做着这项工作，他们的付出让我感动，让我



们这座城市产生了铭记。

宫柯是一位具有政治情怀的作家，他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关注了个体与集体意义上的自我价值体现，释放着在社会领域内生活所占据的一个个空间，气象宏阔，影响强劲，尤其是从侧面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形成过程的文学叙事，得到了多位研究者的认同。这部书稿中收入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和连载过的，质量上乘，内容时间跨度大，涵盖了大庆油田从发现到开发的50年辉煌历程，称得上是大庆油田忠实的文学记录。

我时常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加尔巴斯·略萨的那句话：“文学，首先是对社会的发言。”这份发言需要强烈的叙述性情感和文化动力做奠基。作为一名油田工作者，宫柯热爱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热爱文学事业，他以学者的严谨、尊重油田提供给他的历史素材、文学营养，保持着个性审美立场和清醒的史学观。所以，我相信这部书稿能为广大读者展示一幅全新的大庆油田从历史深处走来，又向百年宏愿走去的长卷，读者会被其中的恢弘气魄所感动，同时，还能了解到更多其他史册中少见的细节。《东方奇迹：洪荒崛起辉煌的圣地》这部作品是非常珍贵的。宫柯本人睿智的思维、善于探究的学者素养，加上他长期在大庆油田工作的经历，为这部书的观点提供了细部整理和精心佐证，他秉承客观真实，简化复杂的注释和解析，还原了诸多历史真相，以一部富含文学性的作品展现出大庆油田的发现史和开拓史。

优秀的作家总是善于在文学和社会生活之间发现诸多迫切需要发言的缺口。宫柯说，他把这部书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献给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包含着深沉的纪念。这种纪念性的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心灵晾晒，它介入历史纷繁，张扬人性光辉，讴歌人间大爱，再现了一系列大庆人、石油人熟悉的身影：部长、铁人、还有继往开来的“铁人之师”；它用现代的方法论做支撑，对大庆油田的既往和未来全面审视，告诉读者



大庆油田的辉煌不仅仅是因为艰苦奋斗，仅有艰苦奋斗无法铸就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业，科学技术才是最终决定油田命运的主脉。这部作品有着深沉浓郁的文学气息，流淌着生动的感性和纯真的热爱，是大庆这座城市光芒永恒的愿景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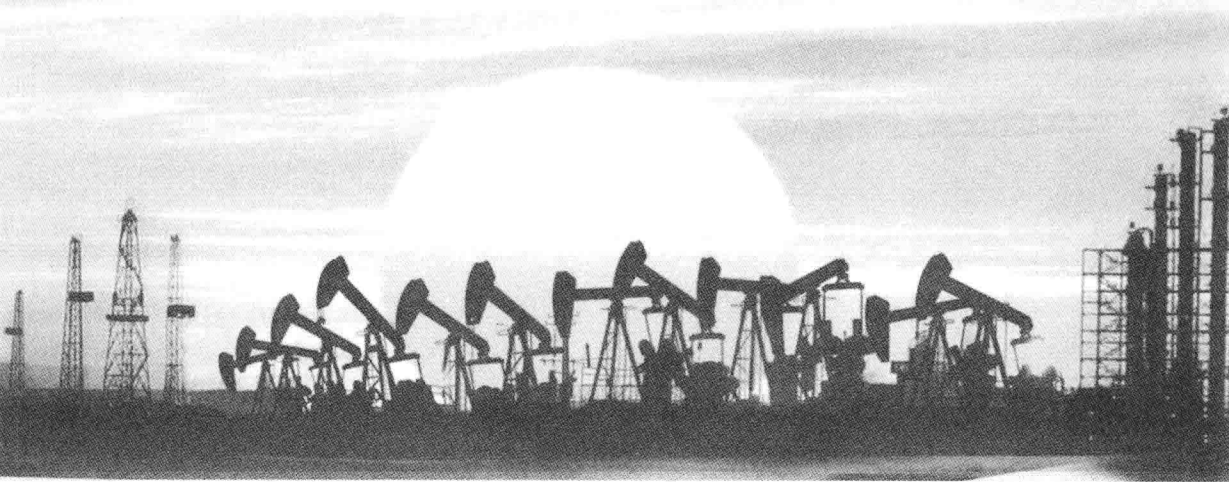
创作这部作品，宫柯担当起了我们这座城市的“书记官”，他与时代同行，将大庆 50 年的艰难定格于精彩的文学瞬间，使这座城市的魂魄永传后世，使我觉得特别欣慰。希望这部作品能再次引发关乎城市文学孤独和无根性的思考，当然这只是文学层面的，另一方面还要激发理性思维的回顾，保持清晰审视的距离，去掉偏激和浮躁，在大视野中提炼人文之魂，从中培育虔诚的热爱和朴素的皈依。

李云迪

大庆市市长助理、大庆市作家协会主席

2010.11.21





目 录

奠基石	/1
国家倚重	/49
苏联专家与大庆油田	/95
“铁人”之师	/111
喷血的迪那	/155
深层钻探先锋	/183
海塔石油梦	/215
神灵不庇护邪恶	/233



奠基石

——松基三井与大庆油田的发现

松基三井是大庆油田发现的标志；

松基三井是大庆精神孕育的摇篮；

松基三井是载入史册璀璨的华章；

松基三井是石油工业崛起的基石。

——题记





茫茫宇宙，囊括物质世界的繁杂与神秘。

在蔚蓝色的地球上，数十亿年的沧桑变幻，浩瀚的中华东北陆台几经沉浮，终于造就出一片草肥水美、黑土黝黝的大平原。

历史风烟，朝代更迭。黑土地上的远古先民生生不息，创造了独领风骚的北方文明，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到松花江畔的八里城，人们还能寻觅到岁月留下的斑斑遗迹。白山黑水从远古走向近代，呵护着一个蕴涵太阳之火镶上金边的聚宝盆。

时光到了公元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一批新中国的石油勘探者，满怀理想和激情，风尘仆仆闯进了这片沉寂的大荒原，他们用辛劳和智慧触摸到了大地的脉搏。几经波折，终于在一处叫高台子的地方，钉下了一根标桩。

就是从这根标桩开始，黑土地焕发出诱人的油香。几年之后，在标桩钉下的地方成长起一片钢铁的森林，星罗棋布的采油井和密如蛛网的输油管线，像写满了音符的五线谱，奏响了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石油工业腾飞的辉煌乐章。

追根溯源，人们怎能忘记在大庆长垣中西部的那口沉寂了多年的发现井。它第一个诞生在荒草覆盖的原野上，又早早地休眠于绿茵环抱的厚土中。作为采油井，它朴实无华，作为历史鉴证，它赢得了一座丰碑。



充满希望的热土

荒诞的预言是神话；

科学的预言是事实。

石油告急拉响了警报，中南海召开会议部署战略东移，新部长上任壮志凌云。

总书记深感形势严峻

1958年2月，浩瀚如海的松嫩平原，还没来得及抖落一身的冰雪，便在爆竹炸响的喧嚣声中，透露出春的气息。松花江、嫩江和辽河三大水系像圣洁的缎带，为关东人装点着家园。年轻的共和国努力改变着旧社会遗留的贫穷落后，大跃进的号角掺杂着狂热的音符，催促国民经济“赶英超美”的进军步伐。然而，石油的短缺，使刚刚站立起的东方巨人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面对宏伟的目标不免有些步履蹒跚。

此时此刻，共和国的最高决策者们正在北京中南海为石油的供给告急而焦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是唯一没有完成产量计划的工业部门。当时拥有6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泱泱大国，因缺乏天然石油而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危难！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委派解放军总后勤部长、佩戴中将军衔的余秋里担任新一届石油工业部部长。

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专门



安排了一次会议，听取石油工业部领导成员专题汇报。在中南海居仁堂一间宫灯高悬、古朴典雅的会议室里，面对着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石油工业的新老部长和一批专家们商讨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如何发展的宏图大业。

石油工业部的老部长李聚奎同志首先汇报了石油工业的现状。小平同志端坐在藤椅上，目光深邃，神情严肃，一头修剪整齐的短发之下衬托着额头上因过度操劳而显露的皱纹，他一手握着铅笔，慢悠悠吸着香烟，全神贯注地听着发言，不时地拿着铅笔记录下一些关键数据。为了使会议的气氛轻松一些，小平同志用平和的语调关切地询问了石油工业面临的困难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但是，石油毕竟是一个让人无法宽心的话题，从小平同志时常紧蹙的眉头之中，与会者深感形势严峻。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落后的面貌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天然石油的产量仅有 200 余万吨，还不到全国需求量的一半，急需的高级航空燃料油全部依赖进口，极为有限的外汇储备抵御不了向国外购买石油的压力。再加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至使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部队战备训练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当时，美国第七舰队正封锁着我国台湾海峡，有 7 艘航空母舰、3 艘重巡洋舰、40 艘驱逐舰、一个航空队，外加 3800 名士兵构成的海军陆战队，配合盘踞在我国台湾及其附近岛屿的蒋军，正在频繁进行反攻大陆的军事演习。对此严重势态，人民解放军紧急集结东南沿海，陆海空三军最紧缺的战备物资就是燃料油。调动一个师的装甲部队，每昼夜的行军最低也要消耗 300 吨柴油，航空兵每一架次的战斗巡航就需要 9 吨油料做保障。正如斯大林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时所说的那样：“石油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

当时国内已投入开发的几个油田，全都地处大西北，远离内地和沿海，兴建中的兰新铁路还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艰难地向西延伸，鞭长莫及。急



需大量石油供给的东部发达地区，除了有几处人造油的提炼工厂以外，竟没有一处可供开发的油田，这样的布局使新中国石油供给的天平失去了平衡。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石油供给，西北所产的有限的石油不得不大规模东运。汽车轮胎的花纹在西北高原戈壁上刻画的一组数据足以让人感到震惊：

从甘肃玉门油矿到最近的铁路转运站单程 660 公里。途中还要翻越海拔 3000 多米的几座大山。

从青海柴达木冷湖运出一车石油，单程要跑 1300 公里。沿途全是“天上无飞鸟，地上无青草，夏天穿皮袄，风吹石头跑”的翰海与盐湖，历来是地理学家谈虎色变的生命禁区。

从新疆独山子炼油厂运出一车成品油，单程要在黄烟滚滚的戈壁滩上跑 2000 多公里，往返一次最快也要 13 天，运输一车油的三分之一被自身消耗掉了……

一连串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新中国不仅患着严重的“贫血症”，而且“肢体偏瘫”的危险日益逼近。当时，90% 以上的石油产量和 60% 以上的石油加工能力集中在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省区，而 90% 的石油消费却在千里之外的东部发达地区，不但是远水不解近渴，而且还是杯水车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预测的石油需求量将超过每年 500 万吨，西北各油田实际供给能力仅是这个数值的 40%，需求与自给的矛盾还有逐步加剧的趋势。

石油严重短缺并且偏依西北一隅的严重局面，让党中央、毛主席焦虑得寝食难安！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石油工业必须迎接挑战，快速发展，短期内必须有大的突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独立自主地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

地球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已经存在了 40 多亿年，从地壳生成到人类的进化是漫长而又遥远的历程。虽然人们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石油，但是真正认识到它的使用价值还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启蒙。随着人类科学技术



的进步，特别是以石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发明以后，人类迅速地实现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梦想，汽车、潜艇、飞机……乃至手表那样小巧玲珑的日常用品，都与石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石油作为目前还无法替代的能源被视为“工业的血液”，社会的运转、人们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它。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实力是否雄厚，往往要看它拥有的石油储量和消费水平，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阐述的那样：“近 50 年来，世界上惊人的经济成就，都是沿着一条迅速上升的直线前进的——这条直线就是石油消耗。”

正是因为如此，石油的勘探和开发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争先恐后发展的热点。20 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像石油这样与政治、经济、军事结合得如此紧密，由此而引发的战争，至今也没有间断。西方的某些预言家曾经对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做过这样的估计：由于缺乏足够的燃料，哪怕是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也坚持不了几个星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石油啊，石油，对刚刚升起五星红旗，还没有强大起来的中国，的确成了生死攸关的命脉！

面对黑云压城之势，端坐在中南海居仁堂会议室里的邓小平总书记目光如炬，心急如焚，表面上却是神态自若，不断用他那铿锵有力的四川乡音以插话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听说你们石油工业有搞人造油和搞天然油的讨论，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

小平同志的话一语破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开发天然石油，前提是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地质勘探，偌大的中国高天厚土之下到底有没有石油？蕴藏在哪里？现有的人员装备和技术水平能否大干快上，在短期内打开新的局面？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在心中筹划着如何回答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议题。

钟表上的时针指向了中午 12 点，小平同志似乎是有意给与会者一个深刻思考的机会，他说：“好吧，今天先谈到这里，明天上午我继续听你们的汇报。”随后小平同志和来开会的人一一握手道别。那一时刻与会者心



莫基石

里像塞着一团麻，又像燃烧着一团火，压力与信心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松辽盆地大有希望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石油问题，向当时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生做过咨询。李四光在研究了新华夏系沉降带的地质特征之后，明确指出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最有可能找到大的石油富集区。老一辈的地质专家黄汲清、谢家荣、翁文波等人，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提出了陆相沉积地层可以生成石油的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编制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的时候，他们以赤诚的爱国热忱和渊博的专业知识，批驳了少数西方地质权威散布的中国贫油的谬论，满怀信心地在东北、华北、江汉等处未勘探过的沉积盆地上，涂抹了一片代表石油勘探远景的鲜红色。

1955 年 1 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将松辽盆地找油踏查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做出了相应部署。当年 7 月，派出了以东北地质局总地质师韩景行为首的 6 人小组，带着野外地质工作者必备的三件宝：铁锤、罗盘和放大镜，踏上艰辛的找油之路。8 月中旬，这 6 位年龄不足 30 岁的年轻人，以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市哈达湾为起点，乘坐从老百姓那里租来两条拼合在一起的渔船，沿江顺流而下，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松辽盆地最早的地质普查工作。两条小木船既不挡风，又不遮雨，活动空间仅有几平方米，七八个大活人在里面像囚笼一样，其艰苦之状可想而知。白天以舟代步寻找岩石露头，晚上燃起一盏渔火整理资料，饿了钓几尾鲜鱼改善生活，闷了迎着习习的江风饱览一番山光水色，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豪情满怀，干劲十足。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松辽盆地中部的勘查任务。

9 月份以后天气转冷，他们又弃船登岸，转移到辽北的丘陵地区，继



续徒步踏查岩石露头，直到大雪纷飞的十冬腊月才收兵回营整理资料。通过这次地质普查，使地质专家们对陌生的松辽大地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初步推断出在松辽盆地的中央，可能有相当厚度的沉积岩层，具备生油和储油的基本条件。

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大地饱受蹂躏，森林煤矿和钢铁都没有逃脱被掠夺的命运。对石油的觊觎更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疯狂地探测。史料中记载，日本人曾在东北的阜新一带钻过浅井获得了少量的油流。依据西方的地质理论，他们认为东北没有海相沉积地层，不可能找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因而放弃了向松辽盆地腹地的勘探。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资料给新中国地质工作者一个启示：东北地域辽阔，几口浅探井的失败决不意味着松辽盆地就没有希望。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还有相当一些地质工作者对松辽盆地做了大量的早期预测性的研究工作，得出了令人鼓舞的结论。在全国范围内共划分出 11 个含油气远景区，5 个希望等级，松辽盆地当时被定为三级远景区。专家们将这一预测成果，在 1956 年就向党中央做过详细的汇报。

1957 年春，石油工业部委派地质师邱中建等 7 人，组成了松辽平原专题研究队，再次深入到松辽盆地，进行以寻找石油为目的的踏查研究工作。这 7 个人足迹踏遍东三省，南到燕山脚下，北至兴安林海，他们几乎围绕松辽盆地的边缘徒步踏查了一圈。历时一年的行程，他们饱受艰辛，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重重困难，有几次险些献出生命。在松辽盆地南部老哈河地域勘测一套极有价值的不整合地层时，正是三伏天，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暴雨倾盆。一天，他们趟过了碧波如镜的老哈河去对岸采集岩样，归来时，山洪暴发使老哈河变了脸，裹着泥沙的激流汹涌澎湃，让人不寒而栗。在一无桥船，二无人救援的情况下，地质队员们不得不冒险下水泅渡，不料一排浪头打来，把手挽手前进的队员们打散，雷茂文同志被卷入漩涡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是队长邱中建挺身而出，拼死相救才挽回



了同伴的生命。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莽莽数百里，除了无路可行之外，还遍布毒虫猛兽，每前进一步都潜伏着危机，若是没有鄂伦春人当向导，他们很难活着穿越那片百里无人烟的林海。年轻的找油人就是这样把生死置之度外，那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那不屈不挠 1958 年松辽石油勘探局地质队进行野外调查的敬业精神，浸透在每一页书写工整、记录翔实的地质资料上。

他们的这次野外踏查发现了白垩系砂岩储油地层，绘制出 1 : 1000000 的地质图，采集了一批极有研究价值的岩石标本。他们提交的地质考察报告，丰富了松辽盆地含油气远景的论证依据，更加明确地指出：松辽大地是极有希望的石油勘探地区。

这些早期的开拓性工作，勾画出了石油勘探的战略目标，给中央领导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选择新的突击方向

会议如期举行，还是在中南海居仁堂那间弥漫着香烟气味的会议室里，以邓小平为中心的中央领导和石油部前来汇报的几位地质专家，凝视着铺在桌上的那几张标明含油气远景区域的地图，缜密的思考之后，又热烈地讨论了许久。

邓小平总书记依然像率领十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那样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充分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之后，在他心中酝酿成熟了一个调动千军万马的战略决策——石油勘探的重点向东转移。他坚定地指出：“在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能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说来，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样长。全国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地点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就经济价值来说，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应该由石油部组织一下，请地质部和大量的地质专家们来，大家来讨论一下，确定个方案。石油勘探的战略方针不能这里、那里都搞一下，总要有个轻重缓急。哪个地方先找出油来、哪个地方后找出油来挑出个先后次序……找油和打仗一样，过分分散就不利……”

邓小平总书记的这段深思熟虑的讲话，体现出一个战略家具有的眼光，他高瞻远瞩，风度翩翩，左手掐在腰间，右手中握着铅笔，以决胜千里之外的信心和胆略在含油气远景区域图上指点着东北、华北、四川、鄂尔多斯等处希望比较大的盆地，面向石油工业的领导和专家们继续用高亢的四川乡音说道：“要多花一些精力，研究一番……柴达木地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用不上，塔里木可以不忙……东北搞出来了，也会跳到前面。”

新上任的石油工业部长独臂将军余秋里，在前一段的会议期间始终没有发言，他仅是用那写字不太方便的一只手快速地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东北……华北……四川……突击方向……听了总书记的一番谈话，他深受鼓舞，眼睛亮了起来，按捺不住一腔沸腾的血脉，产生了一种驰骋疆场，跃马扬鞭的神往激情，挺起胸脯，想说点什么，又觉得搞石油勘探自己还是个外行，把话又咽了回去。

邓小平总书记敏锐的目光，早把余秋里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听完了各位专家的发言之后，他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向穿着一身军装的余秋里，说：“大家还不知道吧，从现在起他就是你们石油部的新部长喽。新官上任三把火，秋里同志，谈谈你的想法，如何予烧哇？”

余秋里慌忙站起来，回答说：“请总书记指示。”